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 运途<sup>2</sup>

何常在◎著

胸中有丘壑，手里有乾坤  
方能步步稳健

贵州民族出版社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 运途<sup>2</sup>

何常在◎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运途. 2 / 何常在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12-2053-1

I. ①运…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4655号

|      |                 |
|------|-----------------|
| 书 名  | 运途 2            |
| 作 者  | 何常在 著           |
| 出版发行 | 贵州民族出版社         |
| 地 址  |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
| 印 刷  |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29              |
| 字 数  | 500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7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9.80元          |



## 01 背水一战 / 001

从最早关允选定冷枫作为紧紧追随的靠山时起，关允就开始对冷枫的为人、性情和背景不停地分析和推断，并且从他的一举一动、微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和手指上的戒指印痕来推断他的人生轨迹。当然，以关允的见识和眼界不可能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但他多年看报读史的心血没有白费，至少他对冷枫的身世和背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 02 迷雾笼罩 / 054

金一佳够聪明，看出了关允的犹豫不决和老容头对关允的巨大的影响力，就直接当着老容头的面说出，要的就是让老容头也发表意见来点醒关允。她恨得牙根直痒，恨不得好好打关允一顿，在事关孔县的未来前景和自身利益的重大抉择面前，怎么能犹豫不定？她此次前来孔县，就是想再次推上关允一把，让关允不能再一次错失良机。

### 03 三大宗姓 / 086

谁说冷枫冷酷无情？原来他也是细心人，关允明白了冷枫的用意，是不想让金一佳和温琳因为他而心存芥蒂。可见，冷枫对他也确实真心关怀，把他的感情问题也放在心上。

见到温琳又对金一佳释然了，关允也是暗暗欣慰，温琳虽然有一般女孩儿都有的细腻、独占的心思，但她不记恨人，大大咧咧的性格之下，其实很容易宽容和原谅别人。说到底，温琳是个好姑娘。

### 04 红颜多难 / 130

关允不明白老容头一见金一佳就大谈面相是何用意，但想起老容头先前说过，金一佳眼角飞挑，脸颊粉红，是命犯桃花之相，还说命犯桃花的女子，遇到好男人，会有好结果，如果遇人不淑，就麻烦了。想想老容头前几天刚说金一佳有旺夫之相，现在又说她越来越喜相，是想撮合他和金一佳不成？

### 05 风起云涌 / 166

崔同是基于什么出发点要帮夏莱脱困，就如他不知何故高看关允一眼一样，暂时还是迷局。关允也懒得再去猜测，他现在只需要明白的是，夏莱没有性命之忧，就让他大为安心。而以崔同的权势和地位，也不敢正大光明地让夏莱离开黄梁，就证明郑天则也有让崔同忌惮的地方，那么郑天则派来追赶的人，肯定会用尽一切手段不让夏莱活着离去。

### 06 局势大变 / 206

关允毫无保留地向冷枫和陈宇翔交了底，也为冷枫终于主持了孔县的全面工作而高兴，更为冷枫和陈宇翔之间的通力合作而欣慰。从冷枫主导而陈宇翔密切配合的姿态上，关允断定，孔县在冷枫和陈宇翔搭班子之后，必定会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

## 07 市委一秘 / 241

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委，就已经引发了三大宗姓的联动。从崔同的特殊照顾，到郑天则的恨之入骨，再到王进太的出面相迎，尽管师龙飞不愿意承认他不如关允，但也只能在心底叹服，关允一入黄梁，必将引发前所未有的动荡。

## 08 并肩作战 / 281

崔同眼睛微眯，神色不变，眼神却是接连跳动。他心里清楚，蒋雪松将近三年的和风细雨，今日借关允的推动突然发作，关允暗中推波助澜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是三年来被呼延微博逼迫、被郑天则胁迫到了极限而忍无可忍的宣泄。

## 09 黄梁一梦 / 326

关允却一直不说话，紧锁眉头，总觉得今天的事情哪里不对。下了车，他陪齐昂洋向里走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一扫，黑暗中似乎两个人影一闪，他顿时惊醒，终于想通是哪里不对了，原来是一直忽视了在暗中的另外一股势力！

## 10 致命隐患 / 359

关允有心直接挑明来意，又一想还是算了，时间不允许。昨晚的事情从他和齐昂洋吃饭开始，到鼎鼎香的突发事件为第一波高潮，再到黄汉出面，引发了和黄汉正面交手的第一招。随后，又发生了苏墨虞被劫持事件，再随着封沉出场，是为第二波高潮。一系列的事件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矛盾的冲突太集中，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关允伸手一握,素手入手微热,手心有汗。一般而言,外冷内热的女人手心冰凉,而外热内冷的女人手心出汗,他心中就有了计较,别看红颜馨笑意盈盈,她却是一个外热内冷的女子。

外冷内热的女人,虽然不好打交道,但一旦赢得了她的信任,她会认可你一辈子。而外热内冷的女人,在表面上的热情背后,内心是惊人的冷静,她的内心强大到很难有人可以突破她的心理防线。

关允猛然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有用的一面,哪怕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或是自己的敌人。有很多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型,但如果是成了自己的好事败了别人的坏事,也是难得的好事。

## 01 背水一战

从最早关允选定冷枫作为紧紧追随的靠山时起，关允就开始对冷枫的为人、性情和背景不停地分析和推断，并且从他的一举一动、微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和手指上的戒指印痕来推断他的人生轨迹。当然，以关允的见识和眼界不可能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但他多年看报读史的心血没有白费，至少他对冷枫的身世和背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 清算

县委大门依然是一片狼藉，就是铁门被清理到了一边，只留了一条可以通行汽车的道路。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让市委领导看看，有些人是怎么唯恐孔县不乱，非要制造事端。

关允告别郭伟全后回到了秘书科，孔县局势就要大定了，他心中从未如现在一样充满了期待。李永昌自作孽不可活，逼得李逸风不惜和蒋雪松决绝也要将他置于死地。李永昌如果得知是这样的结果，不知会不会懊恼至死？

估计不会了，李永昌纵横孔县几十年，对他来说，被李逸风和冷枫联手拿下，他就算拼了身家性命不要，也想讨还公道。事到如今，如果李永昌还没有彻底认清李逸风的软弱只是绵里藏针的手法，他就太蠢了。

但问题是，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公道可言？李永昌纵横孔县二十余年，不知道挡了多少人的路，又有什么公道了？况且李永昌这一次真的是玩大了，也失算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早在自己担任流沙河大坝项目领导小组第一负责人的时候，就已经跳进了一个可以让自己摔得粉身碎骨的大坑。

只不过关允没有料到的是，用贪反贪本是他和冷枫的一着妙棋，最后却由李逸风点爆，可见世事难料。李永昌千算万算，就算他算到孔县出了大事也不可能让他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子也坐不上，却万万不会想到，李逸风要得更

多——别想着去人大养老了，你李永昌还是直接去监狱安享晚年吧。

一进秘书科，关允就发现金一佳和温琳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如见怪物一样。他摸了摸脸，又理了理头发，问道：“哪里不对了？难道我又变帅了？”

“噗！”温琳忍不住笑了，“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

“被两位美女如此这般的欣赏，想不自恋都不行。”关允心情大好，在脸盆里洗了洗手，又胡乱抹了一把脸，“我要开会去了，你们有赞美的话就快说，要是批评的话，就先保留。”

“这人，脸皮真厚。”金一佳也忍不住笑了，她来到关允面前，抓住他的手放到了脸盆里，“好好洗洗，你这叫洗手洗脸？简直就是糊弄事儿。”

关允无奈地说道：“你又不是我妈，管这么多干什么？”

“我是你妹，还不能管你？”金一佳俏笑，“赶紧洗干净了，要不开会的时候被人笑话。”

关允只好又洗了一遍，边洗边说：“一直以为你是挺干练的一个姑娘，没想到也有婆婆妈妈的时候。你说你，放着大事不做，非要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还说我，你放着大好的机会不利用，白白浪费了一次可以掌控孔县全局的时机，相信冷枫对你也会有想法。”金一佳拿起毛巾，细心地为关允擦了擦脸上的泥点儿，一把又扔了毛巾，“刚才你勇敢是勇敢了，看得我和温琳惊心动魄，差点儿没跳起来。先是连过三关，然后又在大门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和温琳一致同意，你就是我们的英雄。本来正是高潮迭起，眼见可以大功告成，可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没有翻云覆雨，只是草草鸣金收兵了，真气人。”

扔了毛巾还不算，说到生气处，金一佳推了关允一把。她的话明是形容刚才关允的一番激战，实则听来总有让人误读和引申的遐想，容易引发关于男女事情的歧义。

关允被推得身子一晃，他嘿嘿一笑，没有回答金一佳。金一佳以局外人的身份，只从她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分析孔县局势，固然旁观者清，但身在局外，体会不到局中人的真实感受。

关允也没必要和她解释那么多，孔县是他的根基，却只是她的一处投资之地。

“好了，先不说，我要开会去了。估计到晚上之前会一直没有时间，一佳，不如你先回宾馆休息一下，温琳的辞职手续今天肯定没法办理了，她现在还算县

委的人,就得留下候命。”关允交代了几句,转身走了。

望着关允洒脱而狂放的背影,金一佳一下呆了,痴痴地凝望了片刻。忽然想起刚才为关允擦脸的举动过于亲昵了,金一佳不由脸上一阵发热,回身一看,温琳正一脸不怀好意地偷笑,金一佳就又气又羞:“温琳,你不许取笑我,我刚才就是想套他的话,没别的意思。”

温琳乐了:“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心虚了。哎哟,还脸红了,真好看,像个大苹果。”

金一佳受不了了,冲了过去:“再乱说,看我不收拾你……”

秘书科,一室春光。

和秘书科一室春光不同的是,李逸风的办公室,充满了肃杀之气。与会人员除了李逸风、郭伟全和柳星雅之外,还有副书记桂晓杰、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武文件、组织部部长陈京,县委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出席。说是书记办公会,其实相当于一次小规模常委会了。

关允第一次列席书记会办公会,虽然他坐在最后的角落,却还是吸引了每一个与会的县委领导的目光。不少人注意到关允时,先是一愣,然后就向他微微点头,流露出赞许的微笑。也是,今天的事情,关允一战成名,毫不夸张地说,挽救了孔县于水火之中,就算以前再对关允有偏见的县委领导,现在也要由衷地感谢关允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

第一次享受所有县委领导的注目礼,关允就一直保持谦逊而从容的笑容,对每一位领导的笑容回敬以恭敬的笑脸。谦虚谨慎的作风,时刻要牢记,这是一个展翅待飞的年轻人应有的低调。

“同志们都到齐了,现在开会。”柳星雅主持了会议,做了开场白,“冷枫同志还没有回来,但事情紧急,按李逸风同志指示精神,就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下面,请李逸风同志讲话。”

李逸风严肃地说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同志们都看到了,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要搅乱孔县局势,想要将孔县拖入深渊。幸好,县委县政府及时处理,化解了危机,不至于酿成大错。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要感谢郭伟全、柳星雅、崔玉强和关允四位同志。”

崔玉强也和关允一样,是列席会议,他坐在关允的旁边,手中拿着一个本子在记录什么。关允离得近,看得清楚,崔玉强其实只是写了两个“李”字,一个大李一个小李,大李被他不停地加粗,小李却被他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关允无声地笑了,崔玉强在孔县最关键的一场风雨来临时,事先打好了雨

伞,没有承受风吹雨打,算是走对了人生之中最关键的一步。当然,这也和他的事先提醒以及安排的一场暴打王车军的大戏有关。

李逸风表扬的时候,是按照排名排序,将关允放在最后,符合常态。当他念到崔玉强的名字时,崔玉强微微一怔,伸出左手轻轻地拍了拍关允。

一切尽在不言中,在孔县的政治风雨中,崔玉强对关允的感激无以言表,他能从容过关,而且还不被李逸风和冷枫清洗,全因关允之故。虽然关允还年轻,级别比他低,但崔玉强从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关允比他看得更远,也会走得更远。

随后,李逸风将今天的事情定性为人为组织的突发事件,指出一定要查到幕后主使,上报市委。虽然他自始至终没有提李永昌的名字,但在座众人哪个不是心里有数,何况今天闹事的人群直接打出了支持李永昌的条幅。

也不得不说,李永昌最后的疯狂,太张扬太嚣张了,也许是手下办事不力,违背了他的初衷。反正这一次,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彻底赌输了。

李逸风现在的权威已经无人侵犯,今天的书记办公会就开成了他上任孔县以来最彰显权威的一次。说是书记办公会,其实相当他直接宣布命令的发布会。他又说了几点:“据玉强同志汇报,县委办秘书科借调人员王车军,伙同四名社会无业青年,半夜拦截并试图绑架温琳和金一佳,性质十分恶劣,情节非常严重。同志们议一下,王车军的问题,要怎么处理?”

王车军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传开,现在他被崔玉强牢牢控制在手,并且封锁了消息,因此李逸风话一说完,顿时引发众人一阵惊呼。

惊呼的不是王车军试图绑架温琳和金一佳,而是李逸风直接以借调人员称呼王车军的语气,就让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李逸风是要完全抹杀了王车军的政治前途!

李永昌鼓动事件是张狂,王车军试图绑架温琳、金一佳是蠢笨,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发生,连在一起解读,就说明王车军还对李永昌发动的悍然一击心存幻想。

“开除党籍公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郭伟全又一次抢话了,他的提议够狠,但这次抢话却无人反感,相反,却深得李逸风之心。

“晓杰同志的意见呢?”李逸风赞同地看了郭伟全一眼,又问了桂晓杰一句。

“我赞同伟全同志的意见。”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李逸风又问,脸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坚定。

## 末路狂妄

“没有了。”墙倒众人推，李永昌大势已去，谁还会再替王车军说上一句好话。

“好，王车军的问题，由星雅具体跟进。”李逸风宣布了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温琳同志提出辞职，经考虑，县委批准她的辞职决定。同时，经县委办提议，决定调飞马镇政府办李理同志到县委办，补充到秘书科。”

温琳辞职，王车军被双开，县委办秘书科的三名天之骄子，只剩下了关允一个硕果。形势变化之快，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一场标志着孔县局势分水岭的办公会，在没有冷枫参加却有关允列席的情况下，定下了基调。王车军的命运由此陡然逆转，曾经的县委第一红人，却落了一个被双开的命运，等待他的，也许还有几年牢狱之灾。

散会后，关允和崔玉强同路，路上说了几句话，简单一说万家四雄和王车军的现状。得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王车军和四熊现在插翅难飞，关允就放心了。

回到秘书科，温琳不在，去办理辞职手续了，金一佳还在，她正在打电话。一见关允进来，金一佳慌忙挂断了电话，微有些紧张地说道：“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

“我的办公室，我敲哪门子门？”关允笑了，见金一佳脸色绯红而不安，问道，“你怎么了这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我哪里做贼心虚了？”金一佳忽然又有了几分底气，昂头说道，“刚才和家里通电话，爸爸说要为我安排相亲，我骗他说有男朋友了。然后他让我领回家里看看，我说他在县里锻炼，现在是县委办副主任了，工作忙，走不开……”

关允越听越觉得不对味儿：“停，停，你说的怎么好像是我？”

“什么叫好像，根本就是在拿你当挡箭牌，这还听不出来？”金一佳索性也大方地承认了，“不过你可别多想，我并没有看上你，就是烦家里总不停地安排相亲，好像我多有困难嫁不出去一样。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虚拟了一个男朋友来搪塞他们。”

“搪塞过去了？”关允放心了，他是夏莱的男朋友，再充当金一佳的男朋友可就真的不好玩了，主要因为夏莱和金一佳是表姐妹。

金一佳吐了吐舌头，说道：“很不幸，没有搪塞成功，他们非要见了真人才相信。”

关允大摇其头，“你别想让我去演戏，假装别人的男朋友，我没有经验。”

“可是，可是如果我不领一个人回家，让他们相信我确实有男朋友了，他们还会不厌其烦地为我安排相亲。你也知道，我们家在京城也算是世家，认识的人又多，我还要不要工作了？关允，帮帮忙，你就当进京免费旅游了，然后顺道见见投资商，怎么样？一举两得。”

关允为难了，孔县的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金一佳又给他找来一个麻烦。不过去京城和投资商见见面是好事，他就犹豫了一下：“等孔县的事情有了一个眉目我再考虑一下。”

“你说的，我可记下了，就当你是答应了。”金一佳开心了，一把拉住关允的手，“够哥们儿。”

金一佳的小手柔软而温热，比温琳的手瘦，比夏莱的手肉，握在手中，不大不小，最是适宜。关允一时玩心大起，手指一弯，就在金一佳的手心轻轻划了一下。

金一佳受惊一样松开了关允的手，飞了他一眼：“流氓。”

流氓？关允现在可是县委的红人。才被金一佳骂了流氓，就听到有人敲门，关允就由流氓摇身一变，变成了关副主任，忙去开门……门口站着一脸笑意的郭伟全。

郭伟全的风向变得真快，才开完会，怎么又来了？关允心中就更加笃定，孔县局势终于引发了市里的较量，由市长和市纪委书记白沙联合的一方力量正式介入了孔县大局，就说明蒋雪松在市委的威望，并非外界传闻的那么一言九鼎。

“郭县长，有事？”关允热情地问道。

“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郭伟全正要进去，一眼看到了里面的金一佳，就心领神会地呵呵一笑，“本来我是想中午和你一起吃饭，顺便说件事情，不过你佳人有约，就下次再说了。”说完，他哈哈一笑，摆摆手，转身走了。

郭伟全莫名其妙地要和他一起吃饭，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深意。关允愈加肯定市委此次来人调查李永昌，而且还是市纪委书记白沙亲自出动，来势汹汹，说不定想要掀翻的不仅仅是李永昌一个人，而是想顺藤摸瓜，从李永昌的藤蔓上牵出后面更大的一个瓜。

关允猛然心中大跳，事情万一由孔县蔓延开来，最终成为波及了黄梁市局势的大潮，孔县的风波肯定不会随着李永昌的下台而停止。对孔县而言，未必是好事。

中午时分，温琳办理好了辞职手续，收拾完了东西，在金一佳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县委。在县委工作了一年之久的她，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留恋，只是对关允没有送她而微有不满。

关允不是不想送温琳一程,而是他还没有走出县委大门,市委的车就到了。

还好,一前一后两辆市委的专车从县委门口的瓦砾中通过的时候,温琳和金一佳已经转向了宾馆方向,坐在后车中的叶林没有注意到温琳。如果让她知道温琳先斩后奏竟然从县委辞职,从此永远跳出了官场,她肯定会气得不行。

但温琳就是温琳,她决定的事情轻易不会回头。辞职的事情,她不但瞒了叶林,也瞒了家里,要的就是不留后路。就连关允也佩服她的坚决,一个女孩儿有毅然决然不肯回头的决心,实属不易。

市纪委书记白沙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叶林的到来,正式敲响了李永昌的丧钟,也让孔县的秋天充满了肃杀之气。

白沙和叶林一到,就和李逸风等几名主要县委领导开起了闭门会议。关允就在秘书科随时守候,以防领导有事叫他。现在秘书科就他一人了,他绝对不能擅离职守。

秘书科的窗户正对县委大门,关允坐在桌前,看着空空荡荡的秘书科,心中没有失落,而是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息。凡事不破不立,秘书科由以前盛况变为现在的冷清,也未尝不是好事。由此及彼,县委大门的倒塌,也是好事一件,预示着几十年没有整修过的县委大门,要重修了。

也是怪了,孔县县委大院从建成后到现在,别说大规模重建了,连装修都没有过一次。不提县委大门是李永昌亲自动手扩建的事实,县委大门的倒塌,不但让孔县流传的“谁从县委大门经过都要向李永昌低头”的流言彻底破灭,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关允亲眼目睹了孔县一个神话人物的末路。他从窗外向外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的一举一动。在李逸风和白沙、叶林召开闭门会议期间,县纪委书记魏清和两名市纪委工作人员一同出去,不多久,三人回来时,身边多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李永昌。

虽然不见对李永昌采取任何措施,但明眼人都看了出来,李永昌被两名市纪委工作人员一左一右夹在中间,明显是被挟持了。孔县不老的神话、不倒的平丘山,终于到了曲终落幕时分。

李永昌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书记办公室,李逸风还算不错,没有把事情做绝,还是和李永昌见了一面,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书记办公室内,白沙和叶林都回避了,留给李逸风和李永昌独处的空间。李逸风和李永昌办公室里相对而立,一时无言,仿佛时光流转间,又回到了李逸风和李永昌在孔县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李永昌对李逸风说的第一句话

是：“欢迎李书记来孔县上任，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不管孔县姓的是哪个李，都是一个李。”

五百年前是一家？就是五十年前是一家也没用。在政治斗争面前，同姓不管用，同宗也不管用。

时至今日，孔县终究还是姓了外来李。

“李逸风，我倒了，你未必就能坐稳一号的宝座。”李永昌犹不服输，一脸愤恨，“事情也不要做得太绝了，车军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会加倍还回来。”

王车军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怨不得关允下狠手。李逸风对王车军和关允之间的恩怨再清楚不过，但对于关允怎么摆了王车军一道，并未过多关注，也懒得去理会，反正王车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被判了政治死刑。“我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王车军的事情，你也没有机会操心了。李永昌，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是孔县最大的绊脚石？”

“孔县最大的绊脚石是你和冷枫。”李永昌异常气愤地说道，“如果不是你和冷枫斗来斗去，孔县也不会乱成现在的样子。而且你和冷枫暗中算计，阴谋无耻，一步步拖我下水，闹得我落到了今天的地步，有本事你让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要不我还会……”

“好，我就让你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李永昌狂妄的大话话音刚落，冷枫推门进来，风尘仆仆，一脸冷峻如冰。

## 冷枫往事

冷枫紧赶慢赶，终于在夜色降临之前回到了孔县。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面打击李永昌的嚣张气焰。

冷枫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来，固然有些失礼，但他猛然进门带来的一阵凉风和扑面而来的肃然之意，让李永昌的气焰顿时为之为一滞。就如一盏即将油尽灯枯的枯灯，冷不防被冷枫杀气腾腾的气势一冲，差点熄火。

李永昌在李逸风面前敢理直气壮地辩论，不但不低头认输，还强词夺理，又臭又硬，也是他自认熟悉了李逸风绵里藏针的性格，虽然有针，但扎人不疼。不过在冷枫面前，他却没来由地心生怯意，主要也是冷枫的冷峻和固执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位时他只能用副书记的职务和孔县第一人的高度来抵消来自冷枫的威压。

但现在没有了倚仗，又被冷枫打了个措手不及，李永昌一下没有站稳，屁股

向后一坐。他本以为可以坐到椅子上,不料一下坐空,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李永昌年纪不小了,又没防备,摔得不轻,“哎哟”一声,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冷枫和李逸风同时向前一步,将他搀扶了起来。

扶归扶,冷枫却是依然不假颜色:“李永昌,听你的话,难道你以为还有翻身的可能?”

李逸风插话说道:“冷县长,就事论事,不必说一些大而无用的话。”

冷枫摆手:“李书记,我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狠话,而是想通报一件事情,钱爱林非法集资案明天将会在国家级报纸上见报。据可靠消息透露,这件事情已经写成内参呈报到了省委,书记没表态,陈恒峰省长大怒,批示要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并且让秘书时刻关注此事的进展,一有消息就及时向他汇报。”

李逸风心中迅速刮起了一阵旋风。陈恒峰上任之初第一把火就是平坟复耕,结果被匆匆叫停,对他的威望打击不少。现在他又亲自批示孔县的非法集资案,还要让秘书密切关注事态后续进展,堂堂的省长日理万机,对一个不起眼的平原小县投来过多关注的目光,对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非法集资案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陈恒峰真正用心怕是十分深远。

陈恒峰在上任之初先失利第一局的情况之下,有意拿钱爱林非法集资案大做文章,以李逸风的政治智慧纵然猜测不到陈恒峰的真正用心,也多少能有几分推论。陈恒峰是想借机点燃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中的第二把火了。

孔县真是不幸,成了省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二把火的落脚地。万一火势控制不住烧大了,非要将孔县烧一个片甲不留不可。

又一想,李逸风更是怦然心惊,有资格写出直通省委高层的内参,如果不是字典社的记者,就肯定是国家级报社驻燕省记者站的记者。一般省内记者的内参,顶多呈报到市级,不够级别直呈省委领导。

采访孔县钱爱林非法集资案的国家级报社记者,就李逸风所知仅一人而已——夏莱。夏莱是夏德长的女儿,又是由蒋雪松安排前来孔县采访,一系列的线索串联在一起,李逸风脑中立马就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莫不是夏德长迅速向陈恒峰靠拢了?

不应该,陈恒峰的来历,李逸风也心里清楚,和夏德长并非同一阵营,不应该有联手的可能……不对,也有可能,陈恒峰现在在省委的局面很被动,夏德长也一样,甚至夏德长的处境还不如陈恒峰。毕竟陈恒峰是一省之长,再受制于省委一号,他也是执掌省政府班子的二号人物,一号也不可能压得他抬不起头!

而夏德长就不同了，夏德长的空降不但不受省委一号的欢迎，据说连陈恒峰也对此颇有微词。根据相关传闻以及李逸风掌握的情况，部分省委常委对夏德长的任命也有相当程度的抵触心理，也就是说，夏德长根本就是省委不受欢迎的人。

至于为什么一个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任命会让省委几乎全体反对，个中内幕李逸风也不很清楚。李逸风虽然有渠道可以打听清楚，但以他现在的级别，还是不要过问太多为好。不过他也隐隐猜到，恐怕还是和夏德长背后的势力有意让夏德长接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长远布局有关。

想必夏德长为了急于摆脱目前在省委四面楚歌的境地，情急之下，向陈恒峰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暂时联手也不是没有可能。想通此节，再对比冷枫刚从省城回来的事实，李逸风就大有深意地看了冷枫一眼。

李逸风如果知道冷枫刚刚和夏德长见了一面，他就会更加震惊了。

冷枫没有回应李逸风质疑的目光，而是依然威严地逼视李永昌。

李永昌开始还强硬地回应冷枫的目光，不多时，他的目光就开始躲闪了，将头扭到了一边。不过，他还是嘴硬地说道：“不怕我进去乱说的话，有人会保我。冷枫，你也别以为一个内参就能打倒我，我能二十年不倒，你以为保我的人会只有一个？”

冷枫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说道：“我敢保证，你进去后，不会再有一个人保你。我也敢再说一句大话，李永昌，你在孔县的势力，三年之内，全部肃清！”

李永昌猛然站起，片刻之后又颓然坐下：“冷枫，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冷枫终于冷笑了：“我以前就是考虑太多，事事都想留一条后路，才落到现在的地步。要是我以前就能和现在一样果断，我还会和你这种层次的人共事？”

一句话说得李逸风骇然变色！

诚然，李逸风对冷枫的庞大背景心中有数，虽然并不清楚冷枫是怎样离经叛道不为家族所容，但他对冷枫的经历还是略知一二。冷枫从京城下放到南方，在其期间又做出了不为家族所喜的事情，最终导致了被家族抛弃。在返城大潮中，都以为冷枫会因为没有了家族靠山而留在南方终老，不料突然就有一只巨手在背后推动，硬生生将他从南方调到了燕市……

许多人都猜测，背后推动冷枫回城的巨手肯定是冷枫在南方下乡期间结识的一个贵人，但究竟是谁，却无人得知。而且不少人也不清楚的是，既然背后